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胡雪巖外傳  
第六回 造鏡檻豔奪烏銅屏 纏蓮鉤春在紅芸院

卻說小廝報說雪岩來了，眾人迎出假山洞來。見他用兩個小廝扶著，輕裘緩帶的款步到來，果然是好個從容模樣。一面走著一面看。那座石橋是蓋在水面的，兩邊卻不用扶欄，曲曲折折的通入洞去。上面那假山石子都做得奇形怪狀的直撲下來，離橋面只不過恰恰一人高的地步，下面一泓清水映著山石，青的和錠花一般。再有許多翩翩雅度的名士站在石橋盡處迎他，便彷彿自己是個神仙洞主的一般，心中很覺歡喜。一過橋來，便和諸人接見。談笑之間，山洞俱作響聲。因問蔡蓉莊道：「這洞可便叫做懸碧？」蓉莊指著橫面一個石洞道：「懸碧是在那邊過去，此處就叫皺青洞的便是。」諸名士都道：「好個『皺青』兩字！」於是雪岩命蔡蓉莊引道，從右首石道上轉去，便是剛才蔡蓉莊指點有那「綠天」兩字的懸碧洞。雪岩四下看轉。競是無暇可指，但只是點首不已。蔡蓉莊和魏實甫、程馬藹、馮凝等都覺頭上插了紗翅的一般，十分得意。

轉向西首山嘴裡轉去，見烏道暗處，開著一井，四邊圍著石欄，做成了方池的式樣。卻用一支銅管，一頭放入井內，一頭從山壁上直盤上去，也不知道是什麼用處。雪岩回問蔡蓉莊時，蓉莊且不回答，徑引著轉出烏道。見是一個奇壑擊成的大洞，四面峭壁嵌滿了碑跡，頂上面都有石乳累累下墜。還有泉水從石乳上潤下地來，一滴滴作響。眾人方知那銅管的用處，是仿那過山龍樣子造的。因問：「這裡光景便是『滴翠』了？」

蓉莊稱是。雪岩點首道：「這才算人力可以奪天工了！」

再轉入西去，卻是一帶暗道，黑不通光。走五六步，轉過一角，才有一線光亮從頂上透下。迎面有一扇石扉掩著。蓉莊上前開了，頓覺別有天地，與各洞不同。靠西危巖下起造了一所半邊跌角的樓閣，那樓卻望石洞上直穿上去，望不見頂。下面立腳是青石鑿成的平台，圍著紅欄。那窗櫺都用狹長式的，嵌著一色藍玻璃，便彷彿是神仙家的丹房。階下種著一株六尺多高的珊瑚樹，寶氣耀滿一洞。再有一隻白鶴，躲在山石背後，在那裡偷看人。蓉莊早先上前去，把那閣門一齊打開。眾人打眼望去，見那閣子卻又是四面開門的了，那面也有一株珊瑚樹，長短相似。階下也很覺寬空。也有一隻鶴、一群人在那裡。

「至走入閣內看時，方才明白，原來這閣子的兩面牆壁卻是兩大塊鏡磚做的，把前面的欄杆山石樹木門窗都映入裡面，便和四面開窗的一般。看那山色，越顯得黛綠相映，如同美人新妝似的。因名這洞叫做「口虛黛」這閣便名做「鏡檻」。

雪岩左顧右盼的賞鑒了一回，想起隋場帝的烏銅鏡屏的豔事，便不禁魄蕩魂搖起來，因道：「這園里數處，要算這裡絕勝了。」因問：「這樓上去是通哪裡？」蔡蓉莊道：「便是冷香院的後軒平地。打前面出去便通水木湛華的游廊。」雪岩因問上面幾處卻題了什麼匾額，那跟著的兩個抄吏忙呈上冊底。

雪岩接來看時，見取的名目卻用院子，又彷彿似隋場帝的十六院的一般，暗自屈指一算，恰恰連內裡住院，剛正十六所院子，只少了一座迷樓。但是太太住的那座百獅樓，五花八門，曲折無窮，也可謂工力悉敵的了，想到此處，不覺一手拈著髭鬚，滿面都堆下笑來。因吩咐小廝們傳話出去說：「午席便這裡開下一桌，冷香院一桌，餘多的便蒼錦堂、影麟院兩處分開了就是。」眾小廝一片聲答應了是，早便退了兩個出去，一個叫做瑞兒，一個叫做雙子。

程馬藹本來知道這兩個乃是胡雪岩最得意的小廝，穿房入戶，沒一處不到的。程馬藹因受吳美兒之托，便留心。他兩個出去，自己就推做解手的模樣，丟下眾人出來。向遠一望，只見那瑞兒和雙子兩個站在橋亭上，望那池子裡看著笑。

程馬藹慢慢地走到背後，笑問道：「你兩個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瑞兒回頭見是程馬藹，因指著池子裡道：「你瞧，這池子底裡怎麼會得和鏡子一般，晶汪汪的？那金魚兒游著不好玩嗎？」程馬藹道：「這池子本來盛不滿水，前兒你老爺吩咐下來，是魏師傅想這法子，用點銅做了底，所以才貯得這樣滿的水。」雙子道：「那麼這金魚兒又是那裡來的呢？」程馬藹道：「這是我去辦來的。這池子裡五寸長的共有二百頭，三寸長的有四百頭，你瞧放著還看不見魚。」瑞兒道：「你買這許多魚也不給我們兩個玩。」程馬藹笑道：「你愛這個容易，明兒我去買些來送你。」

只是我要托你們兩個一件事兒，不知道你們可肯不肯？」雙子笑著，吐吐舌頭道：「好嘛，魚沒送到手，便要托我們事體了。」

程馬藹也笑道：「這不是這麼講，便不托事兒，你要兩個魚也不值什麼，難道一定要送了魚才好托你們事兒？這魚算什麼？你只要替我講句話，明兒你要什麼我都依你。」雙子因向瑞兒道：「你不響，聽他講呢！」

程馬藹因四下看看，見沒人，便扯他兩個向橋欄上坐下道：

「吳姨太太院子裡你可進去麼？」瑞兒道：「我們這裡的姨太太沒有姓吳的嘛。」雙子也一樣說。程馬藹道：「那麼光景你們叫太太的了。」瑞兒道：「太太是姓陳呢！」雙子笑道：「呆嗎？嫁了我們爺，自然是姓胡了。」程馬藹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

因不好講得螺螄兩字，因道：「那麼總是姨太太裡面的了，你且把各位姨太太的姓背給我聽。」瑞兒笑道：「這就難了，我也背不了這許多。」因屈著指頭道：「哪，一位是戴姨太太，是現下在那裡纏足的；一位是朱姨太太，是紹興下方橋朱郎中的女兒；一位是寧波的周姨太太，還有一位叫宋娘子，還有顧姨太太、倪姨太太，蘭溪姨太太、福建姨太太、蘇姨太太、大揚州姨太太、小揚州姨太太，還有角落頭姨太太。」程馬藹道：

「怎麼叫做角落頭姨太太？」瑞兒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講究。」又道：「是他住在一個角落頭的一所院子，人家都叫他角落頭姨太太的，想來就是這個緣故。」雙子在旁聽著，早格格地笑個不了。

程馬藹道：「那麼他敢是姓吳？」雙子道：「不是，他是姓郭。」瑞兒把手一揚，佯嗔道：「皮呢！」雙子還自笑個不了。

程馬藹沒奈何，只得硬著頭子低問道：「可是他們叫他做螺螄的那位姨太太？」雙子急掩耳道：「放屁，放屁！給老爺聽見，可不要一頓兒活活打死！」瑞兒道：「你末，背地裡講講怕什麼來？這樣大驚小怪的，倒要給人聽見呢！」程馬藹笑道：「到底瑞兒好，沒孩子氣了。歸根可是不是？」瑞兒道：「你說的那位麼，他是我們叫太太的。」程馬藹道：「那麼你怎麼說姓陳？」

瑞兒道：「姓陳的是正太太，不是這位太太。」

程馬藹道：「那不問了，我托你便去這位太太面前通個信兒。」

說他有位姑娘，叫做美兒的，便住在這裡後門口轉彎的衙兒裡。

說帶個信望望他，出府去的時候，請他過去談談，別的也沒什麼。」瑞兒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回來我看見我姐姐，叫他說聲起便了。」程馬藹道：「你姐姐是誰？」雙子道：「他姐姐便是眉兒濃濃的，笑迷迷兒，鵝蛋臉兒的偶兒。」瑞兒嗔了一眼道：

「偏你有這許多講說！」因回頭向程馬藹道：「我有數了，明兒給你回信。魚可不要賴了。」程馬藹連連點首，見背後有人走來，三人便自分手。

瑞兒和雙子兩個，便一溜煙向延碧堂石台上跑過。出園門，一直對衝，向北便門裡跑進去，大廚房裡喊了擺席。一面叫雙子去外面吩咐管家們伺候開飯。自己卻整整帽子，抖抖短衣，向園門對衝那朝西的牆門裡走進，是一帶左右坐廊的甬道。正當開飯時候，丫頭們都在各房伺候，自不出來。便在腰門口探望了一下，見也沒有人出來。心想進去，也沒有什麼正經事兒做個引子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便打疊起一副正經臉兒，低倒頭頸，順便向戴姨太太住的紅芸院來。徑從備衛裡左首小牆門內走進，便是紅芸院的後軒。進門，見居中垂下軟簾，裡面靜悄悄地，略有些腳步聲和呻吟苦楚的聲氣。因向門簾縫裡一張，見左首房門口站著幾個丫頭，在那裡望房裡看。

瑞兒悄悄地窺向左首玻璃窗外望去，見遮著一帶粉紅繡花的窗幃。從隙裡望去，見是兩個丫頭夾扶著戴姨太太，在圓桌邊四圍轉，蕩圓圈子。心裡知道是剛用畢飯，又纏緊了足的緣故。

原來男女平權之風尚未行到中國，故胡宅的纏足是一樁極考究事，家裡有一個大腳的，便以為恥，竟不知萬國九洲什麼叫作天足世界呢！所以一個個連太太、小姐以至丫頭，都是纖不盈握，娉婷可愛的。這胡大先生又要精益求精的考究，務必要那雙腳尖兒瘦得如一支筆頭兒似的，才合他的心意。這戴姨太太本來是與朱姨太太並寵的，因要占人頭地一步，所以分外的用心在這一雙小腳上，專門僱下兩個老媽子給他纏足，已經小的不過三寸了。因布條子纏不緊，用白紡綢扯成條子，拿來纏著，便覺又薄又軟。纏緊過之後，一定又要走他鬆來。痛了走不來，便叫丫頭們夾扶著走，兩個一班的輪流扶攙，走鬆了再纏。夜間疼的了不得，只把那雙小腳擱在牀欄上養力。後來果然纏到要人魂奪人魄的地步。這大先生愛的如香枕兒一般，不忍暫時釋手。那兩個婆子都得二百塊錢一個去。這是後話，順便敘明。

卻說瑞兒見了這般形景，便也不敢進去打謊，忙躡手躡腳的回出。剛走出門，瞥地有個人把他腦後拍的打了一下。瑞兒回頭一看，不禁嗤嗤的笑將起來。欲知那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